

新世纪作家文库

张旭东 著

幻象

人生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幻象人生

张旭东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幻象人生 / 张旭东 著 · 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3.12

(新世纪作家文库 / 丁杰 主编)

ISBN 7-5059-4168-7

I. 幻… II. 张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 IV. I276·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038428号

书 名	幻象人生
作 者	张旭东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吴怡君
封面设计	陈 渡
印 刷	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
开 本	850 × 1168 1/32
字 数	230千字
印 张	11
版 次	2004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 数	0001-2050册
书 号	ISBN 7-5059-4168-7/I·3282
总 定 价	196.00元
本册定价	25.00元

名片一帧君笑纳

(代序)

我见过形形色色的名片。盈握片纸，姓啥名谁、单位职务、电话传真、电子邮箱等等，个人写真就给你了。当然，虚列职务自命职称沽名钓誉抬高身价者恐怕也有，但肯定不是主流。它的好处明明白白，对推介自己和认识别人都很方便。我抽屉里就放着许多别人的名片。人家当真不当假地给我，我就认真地收起来保存着。若是像对待街头派受的小广告一样随手扬弃，不礼貌；再说，二次见面你还说不认识人家，也未免丑气。但我自己从没用过名片，这固然不是自己没有虚荣心，主要是“懒”字作怪，懒人处理事情往往简约，这样就难免礼法不周全，程序不严谨。谋划这本集子时也是这样，开始考虑到不要序言，自己不做，也不请人做，与人与己都不添麻烦。后来一琢磨，这也算是一个机会，何不借此“隆重”介绍自己一把？即便不指望给读者诸君留下什么“美好啊深刻啊”的印象，起码混个脸儿熟。于是郑重其事自拟名片一帧，权且代序。以下是名片内容。

【姓名】姓不高贵，名欠雅致。已然印于封扉，此处不再赘述。【年龄】将知天命之年而浅识社会，既如过午之阳而一事无成。常蓦然回首，不禁喟叹怅然，然后依然茫茫然。“日忽忽将其暮”，惶恐未知所以。【籍贯】独山初辨石，白河始知水。抚今追昔，常以黑土地丰产红薯为幸，否则不堪设想。【工作经历】种过地扛过枪，后转至现单位。因缺技术少专长，导致不属单位

主流人员，只好做些杂事，借以寄身进而养家糊口。【学习经历】从小学至初中至高中。历经文革，不学无术。以后改革开放，知识为要；本人几成文盲，顿觉尴尬。于而立之年重做小学生；自专而本，渐次补课，居然逐一领到红卡。虽非科班，是为应景；学问云者，较不得真的。【心路历程】年少有奇志，如指地为天被，令日代月皎。敝履愈积，愈知时事艰辛；年岁累进，弥恨稚子荒谬。己非大德惊天，异能盖世，力拔山岳，气断江河；一缕一饭，取之犹费身心；何况舒云播火，偷梁换柱，非我辈所能为。寒暑磨蚀，大念难继。而今贫贱固守，敝帚自珍，油盐酱醋须一日三顾，锅碗瓢盆如钟磬阅耳；反差虽大，但不悲伤。自怜自爱，乐则陶陶。【业余爱好】酒量不大，每饮辄醉；烟瘾不小，常惹人烦。【形体写真】无潘安美貌、子建才貌、相如文貌、张飞勇貌、诸葛智貌。不高大不致猥琐，不英俊亦非丑陋。有单位考核相佐：每年结论合格。合格者如水溶海，无间无隙难寻难觅；优秀者似油浮水，光光亮亮活在面儿上；还有少数如石立水，铿然沉于河底泥淖。合格就很好；芸芸一草芥，垒垒一石卵，普普通通，寻寻常常。不求前不拖后不逾矩，少被赞誉阿谀毁誉非议所累，落得个逍遥自在。【自我鉴定】脑拙、嘴拙、手拙。脑拙乃反应迟钝智商低下，凡事要慢慢思悟始有所解；嘴拙则没有如簧巧舌奉迎如流，先天缺失又不计弥补改进；手拙更好理解，无如椽生花妙笔，难就新意奇文，即使想做书生也难成文事。再加一懒，有缚鸡之力而惧握不尺之毫，笔端无彩墨而又怕苦怕累，结果可想而知。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，连书生也做不了做不好，岂不是废物一个！【特长】无。

以上是名片正面，背面胡诌小诗一首作结，诗曰

朝随日行夜安枕，
冬雪雪冬接阳春；
也予粗盘酿糙米，

也向虚拟说事因。
瑶池宴我仙家远，
杯酒呼朋故人近；
圣凡皆为天地客，
且遣喜乐来身心。

名片拟就，还要声明一下：这帧片子赠给新遇故知。您要
嫌礼轻，接住了我就感谢万分。若问“片乎骗乎”？诸位可以见仁
见智；至于“存也弃也”？您别为难，随心所欲便是，在下不会计
较的。再谢了。

作者 2003 年 12 月集成拟

目 录

名片一帧君笑纳（代序）	001
幻象人生	001
我等荒唐	075
谁家的狗	123
老 兵	173
我的姘母	218
到街上看女人	260

幻象人生

曾见药书记载：有一种草本植物，名叫龟尾花。其叶大如掌，托于茎周。草心一茎拔起，形色似龟尾，浅灰有重斑，茎顶开喇叭花，蕊白如脂，花芯暗红，硕大，非常好看。此草有剧毒，有异味，牛羊不食，嗅之远遁。花茎经炮制外敷，可已风祛邪，疏筋通络，奇效无朋。我于闲暇时游乡逛山，每每寻访此草，至今未得。尝问耄耋翁叟，或有闻者，亦不明所踪。

——与题义无关的题记

(一)

H市发生了一桩案件，因为案件涉及高层家庭，有关部门为预防扩散进行了严密封锁，但还是象一场微风吹拂下的小雪，纷纷扬扬飘落在房屋上和马路上，甚至从门窗的缝隙飘落进居民的住宅里，成为厌倦日常琐碎事务喜好猎奇的本市人“挡不住的诱惑”、一包极具味道的生活添加剂，激情和探求使他们骚动不安，面呈异彩。

案件其实平平常常，就象人们每天要面对的一日三餐那样，在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里毫无新意地大量重复着。起因是前几天的一个晚上，警察如城市啄木鸟一样对可疑部位例行巡检，在市

中心体育场的一个角落里，揪出了一男一女。巡警把一男一女带到大队值班室，值班人员立即分别进行审问，并作了讯问笔录。

男的如惊弓之鸟，抖抖索索，脸色煞白。他叫关乖太，二十一岁，无业。供称下午六点左右，在体育场看到那个女孩。女孩胖胖乎乎，面色红润，扎着两个羊角辫，一袭黄底碎花连衣裙，坐在跑道旁边的石凳上，以手支头，怔怔地看着脚下的一片空地，可能是来来往往搬家的蚂蚁吸引了她。关乖太主动上前搭讪，问女孩吃饭了没有？回答说没有。问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？女孩反问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？征求说我给你买点吃的去吧？女孩说我就说我还没吃饭。关乖太就到体育场外边，用仅有的三块钱买了两块面包和一小桶饮料。女孩也不推辞，接过就吃。男孩心眼儿挺细，心想也许那块儿面包不够女孩吃，所以自己吃得很慢，一边掐下玉米粒般的小块往嘴里填，一边以欣赏的目光看着女孩吃。女孩吃相不雅，几乎是狼吞虎咽。吃完了看着关乖太，手上本来没有一星半点面包渣儿，巴掌却拍得很响，那样子显然是没有吃饱。关乖太自认倒霉，只好把自己手中的面包递了过去，女孩毫不客气，接过又吃起来。

女孩吃完，从衣袋里掏出一把钱，看也不看说：给你钱。钱虽然很零乱，但十元五元的不少。关乖太判断一下，少说也有五六十元。他接过钱就慌忙塞进衣兜里，对女孩说：你回家吧。女孩问：回家干啥？关乖太扬手指着傍晚殷红的落日，说：你妈一会儿要找你了，就扭头要走。女孩说：你别走。他只好又拐了回来，问：你家在哪里？要不要我给你送回去？女孩说：我家在市里，你不知道地方。关乖太说：这不是市里？女孩说：这不是市里。

天已经完全黑了下來，女孩并没有要回去的意思。关乖太也无所谓，反正晚上还得住在体育场，就和女孩移至一个角落的草地上。关乖太紧挨女孩坐下，女孩也不拒绝。关乖太坐着坐着浑身就有些发热，隐忍几次后手就不自禁伸了过去，女孩亦无反抗，倒有俯就之意；接下来就发生了那种事情。当警察用强光电

筒把他们从黑暗中暴露时，两人的衣服还没有提上。

女孩叫凌妍。警察问：什么职业？没有回答。记录的补充说：问你是干什么的？回答：跑着玩嘛！问多大了？答说十九八。问话的提高了嗓音：到底是十九还是十八？回答说我来时我妈没交代。问家住哪里？回答说家住市里。问你父母在什么地方工作？答说在市里。凌妍回答到这里，就哇地一声哭了起来，说：我爸我妈整天上班，忙到很晚才回来。我叫爸妈给我弄个小猫小狗，他们光说行行，就是不肯。我一个人玩真无聊，我要生个孩子，当成个小猫小狗玩，不知道……不知道……呜……，哭得鼻涕都流下来了。警察大概也弄糊涂了，不耐烦地说：孩子如果算小猫小狗，计划生育还怎么搞？！凌妍抹了抹眼泪说：你这人真凶，我妈就没有跟我凶过，我还找我妈去呀！

讯问继续不下去了，问话的说算了算了，纯粹一个大傻帽！

他们马上向支队作了汇报，支队值班的是副支队长。副支队长头脑中隐隐约约唤醒了一个记忆，他在什么场合听说市长有一个傻得可爱的闺女，好象名字就叫凌妍。本市此姓稀少，重名重姓不多，如果真是市长女儿，这个案子必须慎之又慎。他站起身，从电热瓶中倒杯水，慢慢喝了两口，梳理一下纷乱的思绪。待他确认了自己的判断后，拿起电话，拨通了局里值班室，接电话的是值班的李副局长。他把这桩案子的来龙去脉详细地给李副局长汇报一遍，又把自己的猜测给副局长说了。副局长哼哼哈哈地听完，觉得案情重大，随即作了指示：一、严密封锁消息，不得外泄，对案子知情人讲明利害，谁透露出去摘谁的“顶戴花翎”。二、对关乖太严加看管，不准与无关人员接触，更不得发生逃逸事故。三、关于那个凌妍，看起来心眼儿差迟，不管是不是市长女儿，不要再问她什么，我马上过去处理。四、立即把所有材料归卷，暂时封存，我过去后视情况处理。

(二)

李副局长今年四十六、七岁，叫李朝元。在副局长的位置上已经干了六年，前年老局长因年龄原因退下来，推荐他继位。上边来考核时，群众测评满意率太低。甚至有一个晚上，喊冤告他的白布条子挂到了考核组的门口，弄得考核组全组都觉得晦气。考核组的组长是个李副局长认为迂腐不堪的“半吊子”，脾气直得象通条，在考核意见中就写上了“群众基础差”的评语。不仅如此，又把测评统计表正正规规附在后面，结果李副局长好梦未圆。外市的一个副局长来任了局长。李副局长泡了一阵医院。时间长不上班也觉得无聊，才又打起精神干起了早已厌倦的差使。

新来的局长四十一岁，姓王，一派革命尚未成功的气势。初来乍到，一心想弄成几个大事。对李副局长也算尊重，开会讨论问题时总要听听李副局长的意见，说：“老李，你情况熟，你看怎么样？”李副局长心中不悦，想：你一个毛头小子，乳臭未干，还喊我老李呀！但李副局长有涵养，把深深的不满藏得更加深深，对局长提出的看法表示支持，并说出一二三点支持的理由，说得头头是道，非常到位。可到头来，局长的事总弄得半生不熟，象一窑一窑未烧熟的砖头，青一块红一块，越看越不中看，令人反胃。后来才知道是李副局长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从中作梗。李副局长虽然群众有意见，但毕竟是土生土长，人头熟，常言说秦桧还有仨朋友，这么多年也没少给别人办事，维持的人还是有的。再说新局长刚到，人们还摸不准他的脾气，言轻言重都心中无数，所以真实情况掌握得较慢。这就给了李副局长下绊子拉反套的机会。

王局长对这种事也不是半瓶子醋，只是因为刚刚上任，急于打开局面，精力都用在了工作上，忽视了人情世故内部均衡，最后招致如此结果，更有甚者人们已经议论他是无能局长。于是王

局长在全局范围的人事调整时，决定借机把此事理顺。趁李副局长出差的机会，他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，然后向市委市政府及省厅打了报告，报告内容是为在干部管理中引进激励机制，局党组拟在科级以上副处以下的岗位竞争上岗，能者上庸者下，以提高队伍素质，加强队伍建设。这时机关正在整顿工作作风，并把办事拖拉作为整顿要点。王局长的报告递上去，市里哗哗啦啦就批下来了，省厅作为经验在厅机关的指导性刊物《情况通报》上予以转载，配发编者按介绍给全系统，称为新的有开创意义的做法。

王局长是经省厅推荐、省组织部提议、市委任命的正处级干部，自然排除在外，谁也无甚可说。其他几个副局长自感没有什么问题，这样就可怜了李副局长。四十六七的人了，一下子成了平头老百姓，和二十郎口当三十左右的年轻娃儿们竞争，去大庭广众面前述职。述职就是为自己评功摆好，还得谦虚得象个小媳妇，无异于讨好献媚，弄不好出洋相献丑。还要接受局里以及局外其他部门还有相关层次领导的评价打分，不死也得脱层皮。再说，几个副处级位置，市区大几百号局内人员大大小小谁都有份，人人都可以平等竞争。局属人员不乏精明强干之辈，年轻气盛，学历过硬，身怀绝技，自命不凡。等于给了人家一个舞台，唱念作打怕比李副局长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李副局长出差回来，竞岗的具体操作办法已下发到直属分局，真是紧锣密鼓。他一下子就陷入被动之中。独自一人坐在屋里，思考了一个晚上，知道王局长此举锋芒所向，不由身上一阵阵发紧。第二天便不敢怠慢，以临战的姿态出门，揉着红红的眼睛去落实对策。那一阵子李副局长真叫紧张，从市里到省城，小车比公共汽车跑得还勤，当然不能用局里的车。连一个远门的侄儿媳妇在机关事务管理局当出纳，听说与某某领导有点儿说不清的瓜葛，李副局长的夫人就亲自去侄儿媳妇家两次，托侄儿媳妇下了某某城池。所有的关系都动用了，生末净旦丑一齐出场，李副局长自然按作用大小派出场费。两个月下来，李副局长人瘦

了一圈儿。那次王局长在办公室门口碰到他，关切地说：“老李啊，你比我大几岁，咱们这种工作比较辛苦，你可要注意身体呀！”李副局长嘴上说“没什么没什么”，牙却咬得咯咯作响，心想注意他妈的什么身体？还不是你小子整的！

最终因为李副局长基本下到了功夫，王局长本来是想教训他一下，目的已经达到，什么事都要留条大家都能通行都能相容的路子，弄得过死会适得其反。方方面面也都打了招呼，戏已做足，见好就收，也是维持方方面面的最佳时机。于是就气气派派地在聘书上签了字，按组织程序，市里又下了红头任命，李副局长的位置才算保住。经过这番折腾，李副局长看起来老了几岁，最近才稍稍缓过劲来。

今天晚上的这桩案子令李副局长有些兴奋。他深知，这种事办好了会受用无穷，办不好也会受用无穷。都是受用无穷，但受用的是相反的两个方面。他决定亲自管这个案子，放下电话，就驱车赶到巡警二大队的队部。

案情不需再问，已经简单明了。他见了关乖太，又去见凌妍。凌妍正捧着一只大海碗吃烩面，声音弄得很响。李副局长过来，她抬头看了看，又埋头吃起来。李问：“你爸是叫凌升文吗？”凌妍边吃边答：“我爸这个名字就我妈喊，我和妹妹都不喊，我们叫他爸爸，别人都叫他市长。”情况已经非常清楚，他叫人把卷宗封好，在移交单上签了字。到一个无人的房间用手机拨通了凌市长家的电话。

通了话，李副局长带着卷宗来到凌市长家。市长夫人卢雅芳迎出来。卢雅芳是劳动局局长，李副局长只是在一些会议或剪彩仪式等公众场合见过她，真正见过最多的是在电视上。见过并不等于认识，李副局长从没有过接触卢雅芳的机会。竞争上岗时通过拐弯抹角的关系找到了她，自己并没有亲自出面，可能现在她已经忘了。

卢雅芳年过五十，看上去还要再年轻些，瓜子脸又秀气又白皙，透过时空可以想见年轻时的风韵。李副局长暗忖：这么漂亮的女人怎么生出那么个傻大姐？客厅里有人，卢雅芳把他带进一个小客厅，自己先坐下，示意李坐下。李把情况扼要作了汇报，说“所有材料都在卷宗里，您是否看一下？”卢雅芳翻阅了笔录、关乖太的供述及其他材料后，就和李去队部。到了后卢雅芳没下车，李朝元把凌妍带到车上。见了母亲，凌妍哇地一声就哭了。卢雅芳什么也没说，双手把女儿揽进怀里，眼里就噙满了泪水，努力没让泪水流出来。

李朝元把她们送回家。一路上卢雅芳心情沉重。下车时卢雅芳对李说：“小李呀，上次公安局竞聘时我和老凌都说了话的。”

李副局长要的就是这种效果，看来人家不仅没忘，还记得这么清楚。马上说：“谢谢卢局长和凌市长，本来一直想来拜访您，又考虑您和市长都忙，不好意思打搅，所以失礼了。”他话题一转：“卢局长，这个……事，您有什么意见？”

卢雅芳纠正说：“小李呀，这不是个案子吗？”李朝元本来也想说“这个案子”，话到嘴边怕不合适，才说成了“这个事”。卢局长这一纠正，他知道了卢雅芳对事情的态度，是要对关乖太严办。

卢雅芳倒想得没有李朝元多，接着又直接了当说：“事情牵涉我家，我就不说了。凌市长的名声也事关重大。法律程序我不是太懂，你有经验，知道怎么办，现在正是严打，处理后给我回个信儿就行。”

李副局长回去把案卷材料作了处理，把凌妍改为“林妍”。凌妍的弱智不能在卷宗中出现，这样避开人们对市长女儿的猜测。案子定性为抢劫、强奸两罪，至于被害人的证词和关乖太的供述，再进行必要补充。

第二天，提请检察院批捕关乖太。李副局长忙得脚不沾地儿。材料齐备后移送检察院审查，催促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，

建议法院审判时不设旁听席。结果案子很快审理终结。根据全国人大的补充规定和最高法院的有关解释，这类案件的死刑复核可以不报最高法院，由省高院组成合议庭核准，即可执行。关乖太被砸上大镣，关进小号。等待省复核裁定下达，赶上参加国庆节前的公审公判大会。

案子办到这个环节，李副局长给卢雅芳汇报，卢雅芳轻描淡写地说：“你们的职权范围，你看着办吧。”李副局长松了口气，他明白，只要卢局长不说其他话，案子就没有办错，自己的辛苦就没有白费。

关乖太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自己的第一次赌气离家，就酿成大祸，身陷缧绁。等待他的将是嘎嘣脆的一颗要命的“铁花生米”。

关乖太的家在本市所属G县的一个偏远农村，离市里七八十里。他上初中的时候，有一天下午放学，父亲说：“老师见我就叨叨你如何如何调皮捣蛋，我花钱送你上学是买气受啊！从小看大三岁知老，你的肚子生来不是灌墨水的，是装红薯娃子盛玉米粥的。咱老祖坟上没有鼓包，注定你不能发达上大学，认得男女厕所、会提秤杆算小账就行了。从明天起你就别去上学了。”关乖太早就厌倦了学校，正是瞌睡没枕头的当儿，父亲成全了他。他从此辍学在家，跟着父亲种责任田。父亲是老庄稼筋，田地营生兢兢业业。关乖太年轻，干活兑兑乎乎，总不上心。父亲见不得他的吊儿郎当样儿，为此没少受父亲的打骂责备。

那天往麦茬地里拉粪，三伏天，热得人都恹恹的，坐荫凉里还汗流浹背，何况在大太阳地儿干重活！父亲架着车把，上身赤裸，车褥带在肩上勒出一条紫色的印痕。关乖太跟在后边推车，到地里后把粪卸下来，卸成距离均匀的小堆儿，撒开后犁过种秋。扒下一堆后，再往前走十来步，再扒下一堆，一车子粪要扒成四堆。父亲在拉车起步时，车轮陷进地里，转了几次车把也没出来。关乖太把钁子刨进车上的粪土里，松松地往前推，不使真

力。父亲扭头怒斥：“用点劲累不坏你鳖儿呀！不会把钯子扔了，掀着车尾巴！”

关乖太不递声，就丢了钯子，用手去掀车尾巴。这关乖太不知道是不是有意捣乱，他应该知道往前方和上方用力，但他却几乎是往上抬，抬时还嘿地一声，只怕父亲不知道他拼力了。这一抬不要紧，本来后边卸下的东西就多，车把就沉，经这一掀，车把啪地磕到地上，父亲冷不防就摔了个嘴啃泥。可怜父亲上身一丝不挂，摔倒在麦茬地上怎生了得！赤裸的上身有几处流血，疼痛难忍。父亲的恼怒可想而知，爬起身来，不顾脸上胸前疼痛，顺手抄起一把铁锨，举起来就朝关乖太劈将下去。关乖太年轻灵活，后撤一步躲开。父亲扬着铁锨又冲过来。关乖太撒腿就跑。他清楚父亲不会跟他罢手，跑到公路上，跳进一辆机动三轮车，就进了城。

关乖太在城里举目无亲，晚上就睡在了体育场的草坪上。第二天看高楼、看商店、看满街筒子车来人往，看描眉画眼的女人们裸露着大腿飘来飘去。转来转去也觉得没了兴致，转累了又来到体育场休息一会儿，一边盘算着回去的事。因为他手里只剩了三元钱，肚子饿了总不能去偷去抢。不想就看到了那个胖胖乎乎的女孩，就发生了那么一档子事体，真可谓鬼使神差一般。

关乖太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结局。他对父亲恨之入骨，他几乎是咬牙切齿地在心里骂道：“关二球啊关二球，你无情无义，我后悔那时别躲，让你一铁锨拍死，那现在带镣铐被枪毙的就是你不是我了。你把我赶出来，把我赶上绝路，我如今成了死囚，你就心满意足了吗？好狠心的关二球哇！”关二球是他父亲的外号，平时别人若喊，他是要与人家拼命的。可见他对父亲恼怒到了极点。

他问看守能不能给家里写信，看守请示了所领导，回答是你这种情况不行，局里有专门交代。关乖太为没有机会回报父亲的一锨之恨感到遗憾，颓然蹲在了小号潮湿的地铺上。

(三)

吃过饭局回来，卢雅芳显得有些疲惫。她把拎包扔在桌上，坐下来抒了口气，闭目养了会儿神，就打开电视看一个综艺频道。

凌莉走过来，善解人意地坐在她的身边。凌莉是凌妍的妹妹，她就这么两个女儿。凌莉继承了她的一切优点，长得亭亭玉立，容貌清秀端庄，气质不凡。因为大女儿傻，卢雅芳很为凌莉感到自慰，她问凌莉：“凌妍呢？”凌莉把凌妍找来，卢雅芳看见凌妍，就有一种自己喜爱的小猫不幸染上无法驱除的病毒的心情。凌妍看到母亲，嘻嘻笑着坐在卢雅芳的身边，没头没脑地说：“那个男孩子挺好，他怎么不来咱家呀？”卢雅芳一个惊怔，问：“你说谁？”凌妍说：“妈妈你不知道，他给我买面包吃，还说要送我回家。那些公安不好，他们怎么那样对待我们？你给我爸爸说，叫把他们的黄军装收了。”凌妍这些天真可爱的话，把妹妹凌莉逗得忍不住嗤地笑了。

卢雅芳没有笑，她陷入了沉思。

实际上，凌妍今年已经二十二了，若是正常人，也早到了婚嫁的时节。现在这种情况，凌妍的婚事简直无从谈起。卢雅芳做好了走到那儿算那儿、养活她一辈子的打算。这一段来，从凌妍的话语举动，觉得女儿有儿女私情的要求，知女莫如母啊！特别是出了体育场的事以后，凌妍表现得更是直露。再说，万一凌妍真的怀孕了可怎么办？叫谁带她去引产呢？不引产生下来又如何在别人面前圆场呢？传出去事关家庭名声啊！作为女人来到世上，无论如何要有个自己的家庭、生育自己的子嗣才是父母的愿望，也是她自己的终身依靠啊！

过了几天，卢雅芳约见了李朝元，提出想见见死刑犯关乖太。